

散文·美景履痕

杏树与小鸟

□宋志勇

每天早晨，我总是被窗前杏树上的小鸟吵醒。

杏树上除了有十几只麻雀的叽喳喳声，还有两只小绿鸟的娇啼声，那声音婉转又圆润。我实在不能用什么词语来形容这可爱的声音，听到它们的声音我的心情就莫名明朗起来。

新房落成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你在院子里种两棵杏树吧！俗话说，门前两棵杏，钱财往家蹦。于是，我就在窗前种了两棵拇指般粗细的杏树。没想到，两棵杏树比着生长，几年光景，就枝繁叶茂了，上下左右尽显姿态，南边那棵杏树竟然红杏出墙，将大半个身子都探出了墙外。

在春天还杳无音讯，冬天还在肆意狂虐的时候，两棵杏树就缀满了小小的花骨朵儿，惊喜之余不禁让人感慨：都说梅花香自苦寒来，杏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其他娇嫩的花儿还在躲避凄风冷雨的时候，它就骄傲地伸展着枝条，开

出了一树繁花。

小鸟实在不是一位好学生，整天在杏树上蹦来蹦去，到底也没有数清楚杏树上开出了几朵花，急得蜜蜂采完蜜，也“嗡嗡”地帮小鸟统计数字。这粉嫩的花，这可爱的鸟，这忙碌的蜜蜂可是把整个春天都吵醒喽！而我也似乎把这烂漫明丽的春锁在了家里窗前的杏树上。

夏天，两棵杏树就像两把绿伞，把我的窗户遮得严严实实的，要多凉快就有多凉快。夜晚，月亮的清辉洒进卧室的时候，把杏树那斑驳的影子也一并带了进来，我的卧室也顿时变得诗情画意起来。

天气一天比一天热，杏子也一天比一天黄，慢慢地，杏子把枝条都压弯了。黄里泛青的杏子在绿叶的陪衬下，绚丽夺目。急性子的小鸟飞到这根树枝上看看，又飞到那根树枝瞧瞧，忍不住在一颗又大又黄的杏子上狠狠地啄了一口，又“蹭”的一声飞跑了，酸得它“叽叽叽”地乱叫，惹得其他的小鸟也叫

成一团，似乎在责备它的心急，笑它的贪嘴。

杏子熟透的时候，我家可就成了小鸟的美食街了。叽叽喳喳，蹦蹦跳跳，真是鸟来鸟往，络绎不绝。有人对我说，你在树上绑个稻草人，这样小鸟就不敢来啄杏子了。还有人说，你买张网，把杏树网上，小鸟就吃不到杏子了。我怎么可能那样做呢？我怎么忍心那样做呢？没有了小鸟，我窗前的杏树岂不孤单寂寞？没有了小鸟，我的小院岂不单调冷清？

小鸟的数学虽然学得不好，但它们聪明至极，它们专挑又大又黄的杏子吃，那些稍有些小稍有些青的杏子，它们睬都不睬。

每年杏子成熟的时候，我都会挑一些没被小鸟啄到的杏子分给左邻右舍，专门把枝头最大最黄的杏子留给贪嘴的小鸟吃。窗前的杏树究竟给我带来了多少银钱，我从来没有数过，但是杏树给我带来的快乐，我是数也数不清的。

诗歌·紫陌红尘

麦浪（外一首）

□婉冰

风吹麦浪
故乡在麦浪的船舷上
在麦子奋力的呐喊声中生长
如同
它肩膀上扛着的炊烟

猎猎旗帜下，有母亲养肥的
果木、菜畦
一只小花狗
正在宽敞的院落里玩耍

父亲沿着风的指引
行走在田埂上。他的目光
走走停停，像风。我知道
此刻，他正将一枚浑圆的太阳
安放在自家的责任田上

而我，早已先于父亲的目光
站在了田野之上，站在了
麦浪的中心
渴望一场
金色的礼赞

无题

亲爱的，我又想你了
一如时间的长河里
割不尽的晨昏。你总是
如鸽群般突然降临
在宽阔、空寂的广场上
烙下轻盈而又凝重的脚印

每一个脚印里
斜逸而出的火焰，都灼烧着我
不甘沉沦的灵魂

我知道，你也在想念着我
在群山的另一端
与浩瀚月光下的江河湖泊
并肩行走

感谢命运的恩泽。这浩渺天宇
电光与火石的相遇
哪怕只是匆匆的一瞬
也足以照彻整个夜空

散文·轻风物语

初夏之美

□杨爱民

薄衫飘飞、裙裾翩跹的装扮如雨后春笋般，在大街小巷里随处可见。所有植物的茂盛态势都在走向巅峰——绿色植物绿到不能再绿，枝叶繁茂到不能更密；各种花都在次第开放并凋落，色彩浓稠而艳丽。天空蓝且纯净，一丝一缕的云都没有；河水很绿，估计一半的绿出自两岸树木的晕染。

初夏这些日子，风常常在树间穿行，徐徐地来，从容地去，悠闲又洒脱，无拘无束又恬静优雅，这就是初夏的风。她不同于春风的狂躁，不同于冬风的凌厉，不同于秋风萧瑟，就那么闲庭信步，仿佛闲云野鹤，不着急赶路，也不谋算着带走什么，更不会让人惧怕它的凶暴；初夏的风像个知足常乐的好好先生，对谁都是一副好脾气。在这样的熏风里，人们的心也都笃定起来，闲适起来，会去做些令心情愉悦的事儿，比如结婚、旅行。这样的风最能消磨人的意志，让人慵懒到不思进取——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夏风拂过，体贴又温馨，《诗经》有“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的句子，可见，在古风中，初夏的风就是一种解忧神品呢！《孔子家语》中，圣人对弟子冉有道：“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养生育之气”，这君子，说的就是这初夏的风啊！孔子在论语里评价盛世的诗歌，称它们“乐而不淫”，初夏的风，不就是一曲盛世之歌吗？

非常喜欢这段日子，自然万物都正在青春盛年，无论走到哪里，满眼都是美树美花美草美景。荷叶已铺满池沼湖塘，每天都能看到“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写意画面，和炎炎的夏比起来，我更偏爱这如梦幻少女般的初夏时光。

随笔·往日情怀

故乡的洋槐

□合庆

我的故乡在北沟村。北沟村位于宜阳县西石村北一公里之遥，中间隔一条大沟，所以叫北沟村。

北沟村依岭傍沟而居，顺着岭一溜住了八户人家。全村没有一间房屋，大家都住窑洞里，冬暖夏凉。大院落、土围墙、两孔正窑，宽大而明亮，左边三孔耳窑，分别是厨房、工具室和鸡窝；右边三孔耳窑，分别是牛圈、羊圈和猪圈。宽大的院子里有杏树、桃树、梨树。门前有桐树、杨树，更多的则是洋槐树。村前到沟边的开阔地是一片苹果园，西边有一片桐树林，还有一排柿树。

春风吹过大地，万物开始育生，百花次第开放。村子里先是杏树、桃树开花，紧接着是苹果树也开了，这些白的粉的花朵缀满枝头，整个村子弥漫着花的芳香。蝴蝶在空中飞舞，小鸟在枝头歌唱，蜜蜂在枝间跳跃，小孩子在树下捉迷藏——我的小山村就是如此简单而快乐。

四月是洋槐花盛开的季节，村子里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洋槐树开满了白腾腾的花。远远望去，小山村像盖了一层白白的厚雪。你看啊！高高低低的洋槐树枝叶之间花儿成串，相拥羞笑，色如素锦，既无忸怩之态，又不需人工雕琢。槐花不似桃花，粉得有些妖艳；不似杏花，白得有些轻薄；也不似荷花孤芳自赏，令人难以接近；更不似盆花，见不得烈日风雨。它是一种原始、自然、朴素的花儿，是开在农家的花儿。

洋槐花盛开的季节，也是小山村最热闹的时光。四月本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在那填不饱肚皮的年代，洋槐花的盛开给小山村带来了喜悦和欢乐。洋槐花可以煮着吃、炒着吃、蒸着吃。洋槐花在开水里焯一下捞出来，晒干，存

放，预备以后吃。如果洋槐花拌点猪肉，蒸出来的蒸肉便成了佳品。洋槐花吸收了猪肉的浓香，猪肉浸满了洋槐花的清香，二者相得益彰，蒸出来的蒸肉香软可口。晒干的洋槐花在水里泡一泡，捞出捏干，剁碎，拌上调料，包出来的饺子别有一番风味。

“捋槐花喽！”一声吆喝！全村大人小孩齐出动。有的绳系竹篮，爬到树上捋；有的用钩镰，把树枝钩下来捋；有的则拿着斧头，爬上梯子把大枝小枝砍下来，坐在地上捋。大家捋着、说着、笑着，并随意地把洋槐花大把大把地向嘴里塞着，慢慢地嚼着，让那香喷喷、甜滋滋、凉丝丝的清香一直透进心窝里。

一夜春雨，一阵清风。洋槐花带着雨珠的清亮，雨珠带着槐花的清香，纷纷扬扬，像雪花一样飘洒到地上。地上落了厚厚的一层，踩上去软绵绵的。

后来，人们逐渐搬出这个小村子。慢慢地，杏树没了，桃树没了，苹果园没了，桐树林也没了，洋槐树没了，就连那一排柿树也没了，整个村子也没了，只剩下排黑洞洞的大窑洞，张着空洞洞的大口……



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沙澧河”，阅读副刊美文。本地作者投稿邮箱：13938039936@139.com
本版投稿邮箱联系电话：13938039936